

## 轻煮时光

窗外的明月照着她修长的手指,清白如水,不着一尘。

## 听来的故事

□陆晚馨

外婆对厚珠说,她年轻时的嫁衣纹案就似园子里栽种的樱花,花团锦簇地在布帛里开放。

那件嫁衣至今还压在箱底,每年三伏时,外婆才小心地拿出来照一照光,经一经日月。它是她年轻过、深爱过的见证,如今年华苍老零落,老伙伴之间相看一笑,也是份慰藉。厚珠见过那件嫁衣,是暗粉与旧绿的岁序勾连、交融、共鸣,之间隐隐透着生命初始的娇羞。因年代久远,如今缈缈地罩上了一层黯淡的秋香色,看着越发珍贵,好似爱情,只要经得起时光的磨砺,后人说起,总是那样动人心魄。

外婆常常借嫁衣说事,只因厚珠今年三十有二,依然待字闺中。“厚珠,你年纪不小了,要学着装扮自己,你的着装太素净了,不讨喜。”面对外婆略带责诤的忠告,厚珠总是可爱地低垂着脖颈,嘴角含笑,不恼,也不置一词。

谁曾想呢,上个月初,厚珠确实拥有过一枚硕大的宝石戒指。那戒指亮得炫目、骄躁,突兀地在无名指上跳动,令崇尚简素的厚珠心慌意乱。她夜晚敲键盘码字的手变得不再从容,思绪也僵硬杂

## 清茶淡饭

## 三顿饭

□张雪夫

人这一生,会品尝无数顿饭,但总有那么几顿,让人难忘。今天,我就想说说令我记忆犹新的三顿饭。

在我七八岁的年纪,有一回跟着妈妈去舅舅家。舅妈一见到我,似乎看出我饿着肚子,赶忙下厨煎了几个荷包蛋,嘴里还不停念叨着:“让大外甥吃,可别饿着了。”那一刻,我的心里暖洋洋的,满是温暖与感动。

十岁时,妈妈生病在 hospital 治疗。出院回家后,为了让妈妈补补身子,尽快恢复元气,爸爸做了老鸡汤煮饼。饼是自家蒸的馒头切片后晒干而成。而这时的我也跟着沾光,妈妈吃的时候,给我也盛上一碗。那奶白色的鸡汤,上面漂浮着一层金黄的油花,光是看着就令人垂涎欲滴。送入口中,鲜香的滋味瞬间弥漫开来,至今仍让

乱,不安使得她灭了白炽灯,任夏夜的微风透过窗帷包裹着躯体,蜷缩在木椅里的她回忆起小时候外公给她编织的草环戒指。她戴着草戒指摘槐花、剥豌豆、帮外婆穿针引线;入夜了,她会小心地摘除下来放在枕畔,淡淡的草木香气是那样的清幽、干净、惬意,至今令她魂牵梦萦。

其实,厚珠很小的时候就想过嫁人,她和小伙伴们玩过家家游戏,也总爱扮新娘。只是厚珠无数次假象的爱情竟是这般华贵而仓促,她粉白的脸上不由得泛起了红晕,是的,她还不习惯也不喜欢物质的过分宠溺。她不想自己未作人妇就已被迫在世俗的价值里斡旋……

厚珠决定把宝石戒指装回牙白的锦盒,虽说这么做拂了他的情意,但是拒绝有时候恰是最深情的表白与尊重。她向往外婆那样朴素而眉开眼笑的生活。

窗外的明月照着她修长的手指,清白如水,不着一尘。

厚珠在一次晚宴间说起了这段“故事”,一位卷发的中年妇人胖胖的手指夹着筷箸指向厚珠,凝着眉笑叱她:“真傻!”一时席间默然无语。

## 流年碎影

□郭玉霞

## 数星星的夏夜

“‘长神’,个头这么高,有两个屋顶那么高……”秀奶奶,说着将芭蕉扇高高地举起,瘦弱的身體也同时站了起来,尽力地比画着“长神”的高度。她赤裸着上身。头上绾着一个花白面细小的结,穿着浅灰色硕大的“杭罗”裤子。

小刚、小亮、二兰、我和姐,我们几个娃一溜地围着她坐在小板凳上,仰望着她的“长神”,她放下扇子,“啪啪啪”在身体不同部位连拍几下,赶着蚊虫,继而缓缓地坐下:“长神”夜间出没,站在屋顶上。他有顶帽子,谁见到他,只要抢到我的帽子,你想要什么,对着喊三声就有了。她停顿了一下,喃喃地说道:“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”她连续说了三遍,眼里泛着光。

回到家,母亲问:“秀奶奶讲的什么故事?”“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”我们“噙”着声音学着说着,接着哈哈大笑。

第二天,就见母亲和小刚、二兰的妈妈们聚在一起,商量着什么。

接下来的几天,秀奶奶每天都在讲“长神”的故事,小伙伴们早已耳熟能详了,不待她讲完,我们都齐声嚷道:“我想要件绸缎衣裳。”

除了讲“长神”,秀奶奶还会讲“梁祝”“十把穿心扇”,虽然我们似懂非懂,但她故事多。晚间,我们还是常常会围着她听故事,因为每天晚上,她家小桌子上都放着些豆子、瓜子之类的小食,她男人走得早,没儿没女。

夜渐深,我们各自散去。从屋后跑到屋前,树影婆娑,我心里忐忑着,不敢抬头看屋顶,怕遇着“长神”。

不去秀奶奶家听故事时,我们就在自家的天井里乘凉,数星星。

“快,许愿!一颗流星。”晚饭后,小餐桌成了我和姐的“美人榻”。我俩仰面朝天地挤着。“姐,你许了什么愿?”“花裙子,你呢?”“猪头肉。哈哈,真是小吃货。”姐笑着推我,我俩笑着,差点挤跌到地上。

空中满天星,数也数不清。常常看到七颗勺子样的北斗星。

又一天傍晚时分,母亲已将家里唯一的小桌子,双手一搬,放到了天井里。我从桌子上抓起一角五分钱,拿着酒瓶去“打酒”(买酒)。穿过小巷,直奔王二小卖部,他快速地将手中的“酒提子”没进酒缸,再一提,从“注口”汩汩而下,酒占了我手中玻璃瓶的五分之一。

当我将酒放到自家桌子上时,我闻到了蒜泥和猪头肉的香味。姐跟我相视而笑。

几天后,我和姐又同时拥有了一条花裙子。

我们小伙伴们又叽叽喳喳地围在秀奶奶家门口听她讲故事。

她讲“十把穿心扇”“梁祝”,偶尔还讲“长神”,只是她不再说那句“我想要件绸缎衣裳”了。秀奶奶已穿上了白色的绸缎上衣。